PROVISIONAL
S/PV.1887
5 February 197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第一八八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星期四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莫伊尼汉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理事国：	贝宁	帕基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金泽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博伊德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哈马舍尔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6-81085/A

下午四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对危地马拉的震灾表示同情

主席：在开始审议今天下午的临时议程之前，我要向安理会理事国宣读秘书长给危地马拉总统，赫尔·劳赫鲁德·加西亚将军阁下的电报，电文如下：

“阁下，

得知贵国和贵国首都遭到严重的震灾后，我深感悲痛。 危地马拉人民因此遭到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我要向你和贵国人民最诚挚地表示慰问。联合国愿意向贵国政府提供任何可能的援助。 在这方面，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已立即采取适当的步骤，以便发动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提供紧急援助。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签名）”

我相信安理会各理事国都一定会象我一样愿意赞同秘书长的电报并支持其中预期的行动。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科摩罗局势

(a)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科摩罗国家元首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S/11953）

(b)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几内亚比绍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959)

主席：按照昨天在一八八六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邀请科摩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还邀请阿尔及利亚、赤道几内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和索马里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想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科摩罗代表，奥马尔·阿卜达拉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赤道几内亚代表埃夸·米科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几内亚比绍代表费尔南德斯先生、肯尼亚代表迈纳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和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所列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人是科摩罗代表，我欢迎他并请他发言。

奥马尔·阿卜达拉先生（科摩罗）：首先我必须表示感谢和钦佩这个崇高的安理会我相信足以保障我们这个复杂世界的和平。 我们应该感谢安理会从成立开始到现在所做的工作和它历任主席所发挥的作用。 我还要特别感谢现任主席，他在主持安理会的会议时表现出了高度的智慧和审慎的态度。 同时我必须感谢这个机构，因为它对我们这个新的小国的事务感到兴趣。 当然，各位代表都了解，现在不论一个国家多么小，它都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即使感到不舒服的是最小的手指，整个身体都会感到不舒服，而且全身可能会发高烧。 因此，在我们目前这个世界上，不论多么小、多么远的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都必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关切。

我在开始发言之前，想先来一段开场白。 我要解释的是与科摩罗独立有关的政治局势，并且要声明，法国按照它自己的法律和宪法的规定，没有任何权利把马约特岛从科摩罗群岛分割出去，因为事实上自从该群岛同非洲大陆分离以后，马约特一直是科摩罗群岛的组成部分，而且在一切平等交换与合作上，都对我们国家的生活发挥过极重要的作用。 这四个岛屿组成了科摩罗国。 联合国承认了这个事实；联合国在表决接纳科摩罗为本组织会员国时，接纳的是四个岛屿，而不是三个岛屿。 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全世界都接受了这个局面。 现在这是事实，将来也是事实。 这四个岛屿的独立是不变的；象其他国家一样，法国是知道这一点的。 不过，小歧见是当然存在的；我确信，在安理会的协助下，这些歧见总是可以消除的，情况总是可以改善的；非洲东岸外的这些小岛最后总不致于会为这个广大的世界制造任何麻烦。

在科摩罗群岛首先定居的当然是来自非洲沿岸地区的非洲人，然后是来自亚洲大陆的其他的民族。 不论实际情况如何，历史学家都同意，四千多年前就有人在这些岛屿上定居了—— 这是有历史凭据的，可是，我们现在不想谈它；这同我们的主题无关。 可以确定的是来自也门和湾区的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成为先知之前就已到达到这些岛屿，以后，他们继续前来这些岛屿。 其中有些人就定居下来，他们的后裔现在是这些岛屿的公民。

历史告诉我们，从某些科摩罗人的蒙古种相貌也看得出来，马来人是最早在科摩罗定居的人—— 至少他们是最早的移民之一。 事实上有人说过我的相貌有点象蒙古人。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多少正确性。 后来，设拉子人也来了，现在还有许多他们的遗迹。 这些各式各样的成分，不论是阿拉伯的，伊朗的，马来的或印度的都丢掉了他们原有的习惯和传统，混合组成一个科摩罗社区。

凡是在这些岛屿上出生的都是彻头彻尾的科摩罗人。 这点很独特。 因为科摩罗群岛一向是母系社会，所以，必然会发生这种同化现象。 因此，科摩罗群岛从未发生过任何种族或宗教冲突问题。 绝大多数的居民都只信奉伊斯兰教。 他

们都是沙菲伊教派的信徒，都有使他们的观点、态度和行为一致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和传统。

我们在报刊或无线电上看到或听到马约特的基督教徒应该受到法国的保护的消息，而且还说这就是以构成使马约特同其他三个兄弟岛屿分离的借口。 这种说法是骗人的、错误的，因为马约特的全部基督教徒只有三家，共计只有一百五十二人，而且该岛的人口却有四万多人，这些人全是伊斯兰教徒。 请问，能不能以必须保障这些少数人的利益为借口，而分割一个国家的领土？他们作为科摩罗公民的利益和权利已经获得了保障。 事实上，不但他们已经有了保障，而且这些岛屿和它们历来的政府一向都认为他们是一个国家——科摩罗群岛—— 的公民。 因为这些岛屿的人民不知道种族歧视或宗教歧视是怎么回事，所以任何在科摩罗群岛定居的人都是科摩罗人，甚至自认为是科摩罗人的法国人也可以享受到其他科摩罗人所享受的一切机会和特权。

关于这一点的最佳例证就是，尽管法国和科摩罗之间存有误解，科摩罗这个新兴国家在独立之后仅有的三位巡回大使之一就是在法国出生的法国人。 这是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 这是一件社会和政治平等的特例，全世界，尤其是坚信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法国应该为此喝采。 科摩罗是机会平等和努力平等的独特例证。马约特的基督教徒都可以充分参与科摩罗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其中有些是议会的议员。 有一位是部长，而且在总统出缺时，他曾被任命为代理总统。 因此，科摩罗群岛政府不打算让任何社区，更不用说家族，获得任何特权。 所以，怎么能够用根本站不住脚的借口，使一个组成部分同其他部分分离？

这些岛屿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一起，就好象是同一个身体的各个器官一样。 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因为别无他途可循，这些岛屿极为接近，在一切事务上都是互相依赖的。 如同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这些岛屿由于地理因素、自然状态和人类需要而联合在一起，并被认为是一体的。

如果这些岛屿发生了权力上的差异，这就象法国之类的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正如同崇高的法国不容许国家分裂，科摩罗政府也不容许科摩罗分裂。 它绝不会接受使这个独特的新兴国家发生任何性质的分裂。 事实上，一五一三年的一件史实就证明了马约特岛同其他各岛是一体的，这件史实是昂儒昂的苏丹，穆罕默德·宾·哈桑因为同马约特岛的女皇结婚，所以成为马约特岛的苏丹。 因为这些岛屿的自然联系，所以法国也发现除了将这四个岛屿合并由一个政府统治外，别无其他选择。

一八四一年，法国曾经试图使马约特同它的兄弟岛屿分离，但是却遭到了失败。实际上，一八四三年它将马约特并入现在称为留尼汪岛的波旁岛，成为它的属岛。后来它发现这种安排不切实际，因此，在一八四三年到一八四四年之间，又将马约特置于马达加斯加旁边的努西贝岛管辖下。 它又发现这种合并仍然是人为的，行不通的。 这种合并不可能成功，因此，法国完全改变了整个计划，从一八四四年到一八七八年，置努西贝于马约特管辖之下。 法国从经验中获得的教训是，这种安排还是行不通，因此，它将马约特并入了马达加斯加。 这还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一九一二年法国迫于情势，才承认马约特不可能同它的兄弟岛屿分离。 因此，法国将所有四个岛屿合并成一个由马达加斯加总督统治的殖民地，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六年，法国迫于铁一般的事实，才全面而且彻底地将该群岛从马达加斯加划分出来。

在此还要指出的是，事实上，如提及马约特及其属岛的一八八九年法令所显示的，马约特曾是将政治和行政权力延伸到其他各岛的根据地。 根据这个法令，法国承认了这项不容争辩的事实，就是马约特和其他各岛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它们从来是不可分割的，并且一直如此。 在殖民主义时期之前，它们就是如此。在殖民主义时期它们仍然维持这种自然状态，在殖民主义时期以后，它们仍然如此。

法兰西共和国从未表示怀疑这个群岛的统一，而且曾向世界宣布，这四个岛屿构成一个在法国统治下的国家；这点很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和科摩罗

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同意应该采取步骤，使这些岛屿能够尽速实现独立。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本人曾经密切注意这些步骤，而且从未说过一句话，反对这个群岛的统一。 事实上，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他曾经明确表示科摩罗一如以往，是不可分割的。 它们理所当然地应该继续联在一起，休戚与共。 这些都是法国总统的话。

根据这个精神，一九七四年年底认真展开了工作以求适用法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该条款规定对于这些岛屿的人民要求举行普遍公民投票以决定他们是否需要独立，表示欢迎。

普遍公民投票举行了，答案是肯定的。 这绝不是偶然的事。 前面说过，这些岛屿的统一性是连法国人自已都承认的无可否认的事实。 首先作此表示的是一八八九年九月九日的文件大意是说，科摩罗群岛在政治上和行政上都应该是统一的。虽然后来有人就有关科摩罗群岛的各种问题发表过声明，可是，从来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文件废止了这项条款。 这些后来就科摩罗群岛各种问题所发表的声明包括一九四六年五月九日的法国法律、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六日的法律、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法律、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法律和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的法律。事实上，法国的议员们每次打算作出有关科摩罗的决议时，都把该群岛当作一个国家看待。 甚至我们可以说，议员们在根据从前一项法律制定的一九四六年五月九日的法律里已经说明了这点；该法律中下面这段的规定证明科摩罗群岛是统一的：

> “法律宣称伊斯兰教使这些岛屿有统一的能力；使这些岛屿上所有居民结合成一体的方言也具有同样的能力”。

法国和科摩罗无疑都同意应该举行普遍的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显示，居民赞成独立。 公民投票所根据的法国法律明确规定，公民投票必须是全民参加的。打算在其中一个岛上再举行一次投票的人必然会抵触法国的法律；这必然是不符合法国的传统的。 科摩罗人对举行普遍投票的构想和投票结果一点也不惊奇。 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重申现状而已。

应该再度指出，该公民投票所根据的法国法律规定，公民投票应该是普遍的，不应在各岛分别举行。 法国人似乎认为科摩罗人并不真想独立，或认为有一种因素足以阻碍主张必须立即实现独立的人们。 因此，在投票结果公布后，法国就茫然不知所措了，于是不得不把马约特当作延续在科摩罗的殖民主义统治的借口。这就明确显示它已决定不顾任何情况，都要赖在马约特不走，因为法国在科摩罗人民投票赞成独立后，马上强烈表示要无限期留在那里。 法国已任命它的代表弗朗先生为高级专员；他已经在该岛设立了法国的行政机构。 法国的财政机构已经设立了，以便支付马约特公务人员的薪给—— 当然，支付的是法国货币。 此外，法国的军队已开上了该岛。 所有的兵种都派去了，例如法国外籍军、军队、伞兵、特种军校学员和军舰—— 这些军舰中有一艘经常围绕着该岛巡航，其他的都留在港内戒备。

飞机不断在人们的头上飞来飞去；这使马约特的居民，尤其是胆敢就独立问题表示意见的居民感到恐惧。 七月十六日，法国曾试图把所有意志坚决的民族主义者驱逐出境。 这些人中有些被放在小艇上，有的被放在没有引擎的小船上。 我确信这种作法没有征得巴黎政府的同意；如果这里的法国代表觉得这对他来说是个新闻，我也不会感到诧异。 可是，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重要的是，安理会必须面对事实和现实情况。 安理会现在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 我相信法国代表自己也是渴望看到这个问题以某种方式获得和平解决的人之一。 我确信，他象法国人民一样相信人权，相信世界上每个人都必须享有言论自由。 因此，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要诬蔑法国。我只是指出事实；如果安理会愿意的话，它可以调查一下我所说的是否真实。 因为这些事情使人们对法国产生坏印象，所以我建议，巴黎的法国政府应该设法调查一下这些事情。 所有这些只是几个人干出来的。

这些船只实际上都是运货用的。 法国人自己写的文件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些文件说，拟议的公民投票的投票人名单上少了四千人。 法国人在精确比较该名单和上次公民投票所使用的名单后，才发现这个差异。 如果少了四千名投票人，这算什么公民投票？那只是个笑柄而已。 更糟糕的是，留下来的人都战战竞竞；胆

敢表示反对再举行公民投票的人，不分性别，都遭到了迫害。 因此，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想在这些岛屿继续推行殖民主义是这种行径的唯一解释。

因此，单是在马约特再举行一次公民投票这件事，还要求法国议会同意，显然是假装不知道著名的法国宪法。 此外，这也是对外国内政的干涉，因为，如同已经说过的，已按照法国法律举行了公民投票；四个岛屿的公民已经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参加了投票；而且绝大多数的人都投票赞成这四个岛屿独立，组成一个国家；不仅如此，公民投票是在法国人自己和管理当局的监督下举行的。

科摩罗在公民投票结果揭晓后立即就获得了自由、实现了独立，可是，科摩罗人到一九七五年七月才正式宣布独立。 全世界和联合国对法国的态度和行为有什么看法呢？法国人民没有错，法国政府也没有错，错是错在某些人破坏了法国宪法和法国的正义精神。

问题的重点是，大科摩罗、昂儒昂、马约特和莫埃利这四个岛现在是自由的、独立的。 问题并不是应不应该再举行一次公民投票。 这完全不值得考虑。 这也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题目。 现在讨论的是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四个岛屿是自由的。这是联合国承认的事实，也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已经接受的事实。 这个事实仍旧存在—— 那就是，科摩罗就象其他任何国家一样，绝对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

当然，科摩罗是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的。 大科摩罗、昂儒昂、马约特和莫哀利四个岛屿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国家，那就是科摩罗群岛国。 我确信，法国人迟早总会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法国历史证明法国人是一个有思想、有理解能力的民族，这个民族相信：全世界人类都必须受到尊重，人民的愿望必须听从，法国这个大国必须守信。

法国历来都认为科摩罗是一个国家；我确信，一旦除去了这些误解—— 我相信在安理会的帮助下，这很快就可以实现—— 法国人一定会接受这个事实，那就是，

由四个岛屿组成的科摩罗是自由的、独立的。 科摩罗只打算同全世界各国，尤其是长期统治过科摩罗的法国保持友好关系并和睦相处。 不论科摩罗人喜欢不喜欢，科摩罗的命运无论如何都同法国的命运有密切的关系。 它们在两次大战中曾并肩作战。 法国制定了它的民主观念，科摩罗人珍视这些观念。他们当然愿意继续同法国保持极为良好的关系了。 就象他们希望继续同法国以外的其他人民维持友谊一样。 就象他们希望同这个机构和整个联合国合作一样。

我想，以上的话足以使这个崇高的安理会相信，科摩罗人是既不想打仗又不愿意争吵的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象其他民族一样，希望自由和独立，而且不希望外国干涉他们的内政。

法国人已经作了承诺，他们会信守这种承诺；科摩罗人也承诺将同法国人和世界所有其他民族保持友好关系，他们也会信守这项承诺。 让我们作最好的打算吧。

主席：我要感谢科摩罗代表对我个人说的客气话。

博尔德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听到姐妹的危地马拉共和国昨天凌晨发生地震的消息后，我希望同秘书长和你一道沉痛地向危地马拉代表团表示我们深感忧伤。 地震造成了巨大的人命和物资的损失。 我们希望联合国秘书长将很快地实现给予危地马拉的援助，并希望它真的能够尽早到达目的地。

主席先生，我现在也要简略地向你道贺，因为二月份的安全理事会主席职位由美国担任。 我希望你在执行这项不易处理的工作时取得成功。

我也要向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大使致意，一月份他出任安理会主席做得非常好。

我们也希望向前一位发言者奥马尔·阿卜达拉大使道贺，他为维护科摩罗群岛人民的目标说话，显出他高度的才华。

大会根据宪章的规定，在去年十一月十二日鼓掌通过了第3385(XXX)号决议，接纳科摩罗群岛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 该决议强调必须尊重科摩罗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科摩罗群岛是由昂儒昂岛、大科摩罗岛、马约特岛和莫埃利岛组成。 在通过这项决定的令人难忘的大会会议上，我们希望以我们所投的票来表示巴拿马对本组织会籍普及性的信念。 在这件事情上，巴拿马的立场只不过是反应了我们作为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传统上表示的团结的情感。 除了尊重科摩罗人民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愿望以外，我们一向都对促使整个非洲完全摆脱殖民枷锁的任何决定表示赞成。

公平地说，大家必须承认，在安理会讨论科摩罗群岛的问题时，法国表明它打算奉行一项尊重全世界人民自决的政策。 法国代表团在安理会里，预料从法国的宪法程序角度来看，科摩罗群岛的独立可能会有严重困难。 法国当时认识到行政和立法之间可能会有冲突，现在果然发生了冲突。 这造成了尴尬局面，但我们认为不应该是安理会正式审议的问题。

在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的领导下，巴拿马人民多年来同美国进行谈判一项新条约，以结束那个称为巴拿马运河区的殖民飞地。 这块殖民土地把我们的国家分为两半，破坏了我国的领土完整和统一。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得是通过这项新条约的许多障碍之一，他自动地在四处召集反对势力，反对巴拿马的正义事业，巴拿马要求主张对整个国家的领土行使主权。

我们又同样地从法国报章获悉，法国国民议会中有一位来自马约特的代表马塞尔·亨利先生用一切手段来阻挠科摩罗群岛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把马约特岛的独立运动弃之不顾。

在科摩罗群岛和巴拿马这两件事件中，都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所规定，尊重各国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原则。 某些外国可能要求的任何残余法权都是违反现代国际法的规则的。

显然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接纳作为昂儒昂岛、大科摩罗岛、马约特岛、莫埃利岛等群岛组成独立共和国的该新国家成为会员国，在法律上是很正确的。 维护科摩罗群岛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领土完整现在是我们的责任。 它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同时自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八日以来也是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

巴拿马也曾参加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在其利马会议上决定支持科摩罗群岛政府的正义要求——即维持其领土统一和完整。 巴拿马代表团认为，上述四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为国际社会所承认。 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竟然取暗示对该国领土完整或统一意味有所怀疑的任何措施，是不可思议的。 这样的行动是违反宪章的原则和宗旨，是违反《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曾经说过：

“科摩罗的人口是一个同族的人口，那边没有法裔的殖民地，或者只是很有限的一个殖民地。 如设想群岛的一部分独立后另一部分仍然保持一种不同

的地位，不顾当地居民的意愿，这种想法是合理的吗？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当前的现实。 科摩罗群岛是不可分割的，一向是如此；它们应该有共同的命运，这是顺理成章的，虽然其中一些居民可能希望有另外的解决办法。 我们在给予一个领土独立的时候，无权提议把科摩罗群岛一向具有的统一的特色加以扫除。”

我们认为尽早由各方就一项可接受的协议进行谈判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样一来，法国政府似乎是坚决准备于二月八日不惜任何代价在马约特岛举行的公民投票才不会被解释为整个法国采取一种顽固立场反对科摩罗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我们要向在巴拿马有许多朋友的永恒的法国呼吁，希望它能以友善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使冲突各方的良好关系得以维持下去，并使科摩罗群岛能享有和平，在和平之中求进步。

主席：我感谢巴拿马代表对我个人说的亲切的话。

帕基先生（贝宁）：首先，我国代表团要同秘书长一道为援助昨天早上遭受地震灾害的危地马拉人民发出呼吁，危地马拉遭受了重大的人命和财产损失，对此，我们要向它的政府和人民给予贝宁政府和人民的同情。

我国代表团确是关切地聆听了法国常驻代表的发言。我们想从这篇发言中找出法国从事于一个显然是要分裂科摩罗群岛的行动的理由和动机是否有什么合理的论据，法国被认为是非殖民化的拥护者。 虽然我们满怀好意，但却不能领会法国对被控侵略本组织这个新成员国一事妄图提出不接受这项指控的理由。

我们毕竟知道，不一定有了使用武力、对抗和使用军事力量的情况才谈得上是侵略。 侵略可能是经济的、政治的、特别是地理社会的。 而我们正是在这个范畴内来看科摩罗当局的控诉。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科摩罗政府要求召开这次会

议的理由不但是使人相信，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完全合理的。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该群岛一九七五年七月取得独立和加入联合国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法国一开始就不打算完全放弃它在科摩罗的据点了。 不然的话，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法国一直拒绝承认在它统治下进行的某些民主的征询民意的结果呢？ 起初，把科摩罗选民分裂的主要政党加上随后加入的科摩罗发展党在一起发表了一项声明，在第3段关于政治的部分有下列规定：

> “由其他政党合并组成的新党的行动重点基本上有两项目标：第一，成立一个行政和政治制度，使它可以通过在任何阶层选出的政治代表把科摩罗的人民联合起来，发展每一个海岛，然后发展整个群岛；第二，在与法国保持友好和合作的情况下，使科摩罗群岛取得独立。”

随后以这样明确的纲领为基础而举行的选举使国民议会中支持独立的当选代表占了绝大多数，这项纲领表现了科摩罗人民在政治上已经成熟。 这种选举结果理应足以使法国了解科摩罗人民的意志，并和科摩罗当局谈判国际主权的转移事宜，并从而谈判确认该国独立的问题。 但是法国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获悉该群岛有意独立时，竟决定举行一次公民投票，这一行动好象表示它并不充分理解这一办法会对科摩罗人民发生怎么样的影响。

法国要在马约特岛举行公民投票的态度和决心，我国代表团殊难理解，因为一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座右铭把科摩罗作为一个单位管理的法国，怎么能够到了今天还不接受它自己造成的后果呢？ 它怎么能够使国际社会的成员相信它以前为了方便把这些岛屿作为一个单独行政系统之下的一个联盟统治到了今天竟不能授权科摩罗当局把这个群岛作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来管理呢？ 无论法国代表团怎么说，决不能使我们相信这不是一种反对科摩罗群岛领土完整的手段。 这不是一种关于新国家地理边界的单纯的冲突。 这些边界是得到大会承认的，因为大会在接纳科摩罗的决议中已经极明确地指出这个国家是由包括马约特岛在内的四个岛组成的。

法国当局的脑子里也不应该对这个国家的领土范围有任何怀疑。法国元首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和某些法国政治家的发言都是充分的证据，元首的发言已由利比亚大使和阿尔及利亚大使在昨天下午的发言中提出摘要。 国际社会也确有理由相信宣布的公民投票是不会举行的，特别是因为在安理会研究科摩罗申请入会的要求时，法国的态度是安理会引为满意而表示欢迎的。

当然现在不应该有人来对我们说，当时法国和国际社会之间是有误解的，因为当时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成员都不曾想到它们是在接纳一个缺了一部分领土的国家成为会员国的；难道法国真能到了今天才告诉我们它所承认的只是科摩罗群岛中三个岛的独立吗？

如果法国在当时决定举行公民投票的法律中明文规定这种征询民意的结果是以一个一个岛来算而不是全面的话，今天大家或许还能理解法国的态度。 今天如果说是国会决定安排这次公民投票的，这就等于说议会推翻了自己所作的决定。 那么所发生的问题就不单单是一个立法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冲突问题，也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误解而已，应是立法机关本身的问题。 那些以政治家的声明为依据的人也是有理由的，但这个冲突的原因则要求诸别处了。

无论事情如何，科摩罗于十月十七日被接纳为会员时，贝宁代表曾就在安理会中对当时的局势发出一项警告，当时是以非洲集团主席身份代表该集团这样说：

> “非洲集团不愿看到法国采取的立场是将来想在科摩罗群岛玩弄花招随意建立或推翻政府的表示，也更不愿看到有意或无意地对任何脱离的要求作鼓励的表示。” （第一八四八次会议，英文本第41页）。

安排拟在二月八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不但是对科摩罗国内政的干涉，同时也是对我们提及的脱离主义的实际怂恿。

因此，法国邀请国际观察员去察视公民投票的进行情况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如果法国真的要请这些观察员的话，它应该在安排第一次公民投票时就邀请他们。当

时该国并不认为它有同意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派遣观察员到科摩罗的必要。无论如何，如果法国现在坚持邀请的话，容易使人觉得它对结果已经有很大的把握了。理事会不能成为玩弄这种手段的一分子。

今天，最低限度马约特岛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会表示赞成与法国发生联系，这在今天来说已经不是任何秘密了。鉴于这一个事实，并为了法国本身和科摩罗人民的利益，我国代表团要向法国发出呼吁，切不可安排这种公民投票，因为这种做法只会有损法国的传统声誉和它在非洲所享有的崇高尊敬。 我们相信，在名誉和保存某些个人政治野心之间，我们敢说，法国将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名誉的。

主席先生，我在结束发言以前一定要向您就任安理会二月份主席一事致以我们诚挚的祝贺。 我们深信这个职位将会使您对国际事务有和您过去所持不同的看法。我们深知您的战斗精神，深知您是民主制度的热心拥护者，我们确信您将会尽力使真正的民主制度而不是虚假的民主制度在科摩罗获得胜利。

我们的兄弟萨利姆大使熟练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一个月的工作，我们要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深感满意。 他的表现是突出的。无人可比的。 他的年轻、他的内在能力、他的谦恭有礼，在在都证明了“有志不在年高”这句谚语的真理。

主席：我感谢贝宁大使对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肯尼亚代表在理事会议席上就席发言。

迈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邀请肯尼亚参加这次辩论。 我不会错过这个向你个人表示敬意的机会，因为你迅速地把这个问题拿到安理会上来讨论。

主席先生，我也要借此机会说，你决定离开这个国际社会，重新投进我们的共同职业—— 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位教员—— 这个消息是令人不快的，但是我确信，你和我一直都在设法促进的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一定会继续发展；我也相信，你对促进世界和平、促进经济福利和促进各国之间的良好关系的关心，也一定会在你就要重新加入的学术界里表现出来、取得注意。 我祝你一切如意。

我们也要向前任主席萨利姆大使致敬，他在一月份期间完成了非常有价值的工作。

我们也要同其他国家一道向正处在困难时期的危地马拉人民表示同情。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在危地马拉急需救济的这个时刻一齐对它给予物质上的援助。

安理会现在讨论的问题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关系到本组织一个新会员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这个国家也是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集团的一个成员。

大家都还记得，安全理事会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七日以十四票—— 法国没有参加表决—— 赞成向大会推荐接纳科摩罗为联合国会员国。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大会对安全理事会的推荐采取行动，鼓掌接纳科摩罗为联合国会员国。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这些正式和庄严的决议使科摩罗成为本组织的一员，享有一切权利和特权，同时也负有会员国应负的义务。

引起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事件的事态发展都是有详尽记录而且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些事态发展还是可以简短地再说一遍的，而且毫无疑问，大家一定会反复不断地谈论它们。 科摩罗有时又称为科摩罗群岛，许多年来，它一直处在法国殖民主

义的统治之下。 它作为一个国家被统治，而法国政府过去采取的引导科摩罗取得自由的一切步骤都完全由联合国记录起来，其中意义重大的事件有：一九七三年六月法国和科摩罗政府的协定和宣言；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公民投票；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科摩罗政府取得独立。

法国政府公开采取的立场也是其中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看来法国政府对科摩罗取得自由和独立显然很不高兴，并阴谋采取强有力的武装行动。 法国后来没有这样做，但霸占了科摩罗的部分领土，即马约特省。 法国不但没有安排它的军队从科摩罗撤走，反而采取行动以图肢解科摩罗。

法国外交部长在去年九月二十六日大会一般性辩论中说：

> “法国最近咨询了科摩罗群岛人民关于他的前途的意见。 大多数人赞成独立，并且不等完成宪法程序，就通过他们的代表决定接管他们自己的事务。法国政府承认此事，并宣称它愿立刻开始关于移交责任的谈判。 它仍然希望科摩罗人民之间能有协议，使能建立一个构架，让这个新国家能够在其中开始它的前途。 关于此事，和其他事件一样，法国信守其继续推行的尊重自决的政策。” （A/PV. 2364）

重要的是，当安全理事会于去年十月十七日开会审议科摩罗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时，法国代表重复了法国外交部长的发言。 他在宣布法国不参加安全理事会的会议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引述部分如下：

> “既然我国政府把这个新国家引上独立的途径，就不愿见到科摩罗群岛在国际生活开始时发生矛盾的现象，我国认为不当把这种矛盾提到本组织来，因此我们觉得对议程上这个项目既不能参加讨论也不能参加表决。
>
> 虽然我们不参加今天的表决，但是法国希望科摩罗群岛和国际社会把这种态度看作是法国切望尽快协助达成一项所有有关方面所接受的最后解决办法的证明。法国和科摩罗的代表之间的谈判刚在巴黎开始不久。 目前，为了使双

方有较多的时间考虑，谈判已暂时停止。

不用说，象我国在过去一向证明的，我们时时刻刻都意识到我们由于奉行自决的原则而必须特别负起的责任。 同样地也不用说，在这方面法国并不寻求任何特别的利益。” （S/PV.1848）

法国代表有他不曾予以解决的组织上的困难，因而使联合国愈加难以处理法国继续霸占科摩罗领土的问题和法国政府目前在科摩罗进行非法活动的问题。 ——这从它加入联合国接纳科摩罗为会员国证明它已负起了国家责任—— 从这时起，法国便失去其对科摩罗的主权。 法国不止一次地宣称它尊重自决。 但是，自决必定有一个范围，怎样看和执行自决也有一个背景问题。 联合国必定从一开始便注意到自决原则措词不明确的危险性。 难怪规定这个自决原则的经常被引用的大会决议的执行部分最后两段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现在引述第1514(XV)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和第7段如下:

“(六)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面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违背的；

(七)一切国家应在平等、不干涉一切国家的内政和尊重所有国家人民的主权及其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忠实地、严格地遵守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本宣言的规定。”

我国代表团认为，法国没有理由依仗自决原则来肢解本组织一个拥有主权的会员国科摩罗。

联合国另外也有一个严重的组织问题。 法国是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当安理会审议科摩罗加入联合国的申请时，法国有代表出席，但却宣布不愿参加讨论和表决。 现在的问题是，法国是不是安理会关于承认科摩罗是一个主权国家并推荐它加入联合国的决议的当事方面？ 我国代表团认为法国完全是这个决议的一个当事方面。 如果法国有任何疑义，它可以征求法律意见。 可是，法国无需这

样做，因为有无数的先例可以证实法国是这个决议的当事一方。 法国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它有力量改变会议的结果，这个事实更进一步证实这个看法。

既然法国不能依靠科摩罗的不团结来继续霸占科摩罗的一部分领土，不能采取使人认为它对科摩罗拥有主权的行动，我们倒想知道它的行动根据是什么。

鉴于上述这一切，我们不得不问：法国在科摩罗所谋求的是不是法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听说不是这么一回事。 科摩罗早日获得独立不正是法国的荣誉么？可是对于法国这个成熟的富有经验的国家来说，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不会把国家事务作为个人私事那样来处理。 或许可以从这里以及从其他未经宣布的在印度洋的利益里找到答案。 不然就很难了解为什么法国会鼓励并采取可能导致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分裂的行动。 我们认为，法国现在还来得及改变它在科摩罗采取的非法行动。

最后，我要呼吁安理会责成法国政府履行它根据《宪章》所负有的义务，尊重联合国的各项原则，不要采取有可能干涉科摩罗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何行动。

昨天晚上，法国代表发言澄清得不到法国议会赞成的法国政府行政机关的立场。跟着下来的对话很清楚地表明，如果法国政府的内部不和成为安理会的辩论课题的话，那么我们的同事法国大使将首当其冲。 人们尽可以这样问：究竟他代表法国还是法国行政机关还是法国议会或者同时代表三者呢？ 问这个问题只是为了说明一下这个困境，我们无意要我们的同事感到难堪。

我们不赞成扯进这种讨论，因为这将使本组织无法工作，当我们要求法国政府停止采取有意肢解科摩罗的行动时，我们指的是通常所说的“法国政府”。

主席：我感谢肯尼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客气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几内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卡马拉先生（几内亚）：首先，我国代表团赞成联合国秘书长所作的呼吁。我

代表几内亚党国政府向刚刚遭受大灾难的危地马拉人民表示我们的同情。

主席先生，在谈到安全理事会正在讨论的项目之前，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二月份的主席，同时向前任主席坦桑尼亚的艾哈迈德·萨利姆阁下致以他应得的敬意；他勇敢地、英明地和机智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一月份的工作。

英雄的科摩罗人民充分理解到他们的历史和当代社会所赋予他们的责任，于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宣告独立。 这个日子的历史意义就是绝大多数的科摩罗人民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第一次自由地表达了他们的具体愿望。

大会根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的第3385(XXX)号决议，以鼓掌方式接纳这个新独立的主权国家为国际社会的会员国。

几内亚共和国同出席这次会议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一向忠于各民族有自决和独立权利的神圣原则；这个原则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并且载在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第1514(XV)号决议之中。

因此，我们这些国际社会的会员国应当谴责任何妄图破坏科摩罗共和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企图。 尽管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内有这样的规定，即：

> “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面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违背”；

尽管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在第421(XXV)号决议的呼吁和利马的呼吁，可是不幸而且令人感到悲伤遗憾的是，法国仍然非法霸占着科摩罗国的马约特岛。 更有甚者，法国还决定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在这个岛上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按法国说，这次投票是征求岛上居民的意见的一种办法，试图找出他们希望选择自由还是选择被奴役的答案。 而他们已创造了什么安全条件来使这种“自由”选择得以进行。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这个地区里有军队、警察、军舰、航空母舰以及法国的突击队。 科摩罗代表刚才已一一加以证实了。 这种情况不仅是对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的领土完整的粗暴破坏，而且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法国自有其社会和文化历史，法国怎么能够蓄意对由昂儒昂岛、大科摩罗岛、马约特岛和莫埃利岛天然组成的科摩罗群岛的社会和文化历史加以否认呢？

我们不要忘记科摩罗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得到法国法律本身所确认的：从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颁布所有这些岛屿为殖民地的法律起，一直到一九七四年关于公民投票的法律止，其中包括一九四七年将该领土变为自治行政单位的法律、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科摩罗群岛政治组织的法律以及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对上述法律的修改和补充的法律。

我们希望法国遵守它根据所有这些承认科摩罗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法律所承担的义务。 关于这方面，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于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

> “科摩罗的人口是一个同族的人口，那也没有法裔的殖民地，或者只是很有限的一个殖民地。 如设想群岛的一部分独立后另一部分仍然保持一种不同的地位，不顾当地居民的意愿，这种想法是合理的吗？ 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当前的现实。 科摩罗群岛是不可分割的，一向是如此；它们应该有共同的命运，这是顺理成章的，虽然其中一些居民可能希望有另外的解决办法。 我们在给予一个领土独立的时候，无权提议把科摩罗群岛一向具有的统一特色加以扫除。”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这段话昨天才被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兄弟引用，而今天在座的一些发言人也再度加以引用。 我们在此重复这段话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权威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理智的声音，这是唯一与法国的伟大相称的和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相符的声音。 我们认为，法国议会以它传统的智慧应当早就听取这个声音并且在目前的讨论中仍然应该听取这个呼声；其实它的行动应当以这个呼声为指导。

很明显，法国有义务全部接受由一项行使主权的行动所引起的逻辑上和法律上

的后果，因而使我们免于进一步进行同法国目前的立场公然相背的协商。

法国从一九六〇年起便一直忠于它的非殖民化政策和它对被承认是独立的而且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其他国家的内政不干涉的政策。 我们不相信法国不能放弃同它自己最近在辩论纳米比亚问题时就在这个议席上予以谴责的班图斯坦政策那么相似的作法。 法国必须抛弃这种同它的优良传统和一直鼓舞着并且指导着它的非殖民化工作的理想相违背的作法。 联合国能够而且必须保卫这个年青的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要求法国终止它留在马约特岛的无理和不义的作法，因为法国留在那里公然侵犯了非洲统一组织的一个会员国的主权和独立，这个国家获得国际上的承认，而且它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上经安全理事会推荐被接纳为会员国。

因此，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和几内亚党国政府，并且在特别是法国和几内亚之间的新合作基础的名义下，紧急地呼吁法国停止它计划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在马约特岛举行的公民投票，并从该领土上撤走所有军队。

请再次允许我再向法国讲一遍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在坎帕拉通过的第421（XXV）号决议上向它发出的呼吁以及不结盟国家外长在利马发出的呼吁；这些呼吁要求法国真心诚意地撤出马约特岛—— 科摩罗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再说一遍，法国从一九六〇年初起便开始推行非殖民化过程。 这是我们所没有忘记的。 我们相信，忠于其自由理想和民主传统的法国一定会停止策划定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从而不仅尊重了《联合国宪章》，而且也尊重了科摩罗人民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广泛地表示的愿望。

主席：我感谢几内亚代表对我表示的祝贺。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 我很注意地听取了参加这次辩论的各国代表团的发言，我相信大家都是本着诚意来讨论这个问题的。

现在该我对这次辩论做进一步的说明了。 我现在要回到大家在发言中最常提到的两点，以澄清某些混淆。第一点是马约特和科摩罗的局势，第二点是法国的宪法和决策程序。

关于第一点，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同意，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民投票的结果反映了科摩罗人对他们自己前途的看法。 的确，投票中赞成独立的共占百分之九十四，这个数字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它也反映了法国先前表示过的意向。我同时要解释的是，百分之六那些不愿独立的人，并非散居在不同的村落。 我怕非洲代表们所说的肢解或巴尔干化也许并没有洞察事实的真相。 百分之六代表的是全住在一个岛上的四万居民。

可是，海岛并不是一个可任由人意安排的区域。 很自然地，它的一些特点往往是不理人们的意愿而强加于人的。 科摩罗岛上人民的民族组成，宗教和生活习惯的确 都 很相近。 四个岛之间有地理上的共同点，因此，至少在理论上看来，人们可以把这些岛视为彼此不可分割。 这的确就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看法，他所表示的一些意向和偏好在昨天和今天许多发言人都曾提到过。

但是数字具在；他们已经证实在目前—— 我要强调“在目前”—— 马约特岛有困难。 这项困难是大家都承认的，并且我们已经邀请对这一点仍表怀疑的国家在二月八日派遣它们的官方观察员前往马约特岛视查，他们可以证实这种情况。 如果大家认为这是多此一举，我们会注意到这一点。 这表示征询民意的诚意是不成问题的，然而这并不能解决困难。

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不论我们喜不喜欢，马约特是有困难存在的，是有问题存在的。 我肯定萨利姆大使很了解这一点。他不能同时既承认征询民意的诚意又批评征询民意的及时。他不能说：“你们尽力而为吧，就当马约特不存在。”他是不能这样说的，因为他是一个诚实君子，他自己最近在第四委

员会辩论贝利兹时就提到这一个杰出的南美法学家德卡斯特罗先生的意见。

这位法学家怎么说的呢？这位杰出的国际法院法官说：

> “基本问题是一个领土上的居民的利益，不能容许由殖民化产生的法律义务来阻碍实施自决的原则。”

把这个原则应用到马约特，我可以说，问题在实施岛上的民意和居民的自决权利。 换言之，如果居民得到了行使自决的手段，就不能再把不属于他们的特殊意愿强加在他们身上。 如果我们说统一是不能强加于人的，这也许可算是总括法国对马约特问题的答复的最佳说法。

我坚持大家在这里公开表明立场。 我要问： 反对二月八日公民投票的人提出了什么别的办法？谁提出了什么解决办法呢？该不该使用武力，或应该准许使用武力吗？然后，也只有这时候，才适合谈到侵略的问题。

我确信，凡是真正关切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的世界秩序的非洲和第三世界的朋友们，都会认识到，自决这个主要概念的复杂性。 他们所说的“巴尔干化”感到厌恶，但是我要指出两点，第一点就是，认为领土分裂的危险来自可恶的殖民地主人或虚构的帝国主义的操纵控制，是个很幼稚的想法。 这些口号并不符合现实，现实要平凡得多。 事情的真相不过是相邻的居民间常常相处得不好；他们可能爱搞你争我夺或宗教的冲突。 事实是，远在法国初次踏上马约特岛，许久后又踏上其它岛屿时，就发现科摩罗群岛并不是统一的。 我们的确感到遗憾的是，直到非殖民化时代，三个岛和第四个岛之间还没有达成协议。 我们宁愿当地有更大程度的和谐。 我们一直不遗余力地朝着这些方向努力，我们今后仍将这样做。

我的第二点评论是，该地区一直未曾巴尔干化。 马约特很明显地并不希望做联合国的新会员国，法国政府将不在这方面鼓励它。 科摩罗国已经独立，并曾得到法国承认。 马约特如果愿意，可以继续成为法国领土的一部分；要不只要它愿意，也仍旧可以成为科摩罗国的一部分。不论那种解决办法，都不会比法国在察觉到科摩罗正走向独立时所预期的多出一个国家来。

几内亚比绍大使昨天在一篇十分有趣的发言中说，葡萄牙当时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在佛得角搞出好几个国家来的，我的回答是，如果新葡萄牙不愿在佛得角这样做，那么法国今天在科摩罗也一样不愿这样做。 法国甚至连该群岛的一部分也不愿保有。 假如佛得角群岛当时举行了公民投票我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 然而我注意到那里并没有举行过公民投票。 可是我要提醒各位代表，公民投票是法国宪法程序的不可分割的整体部分。

我还要顺便一提的是，法国不愿意放弃它认为是自决和民主的最高表现方式。而且，这次为了替基希亚大使着想，我还可以说，法国从来没有对科摩罗的统一提出任何先决条件，也从来没有致力于把领土分裂的原则置于领土完整的原则之前。我们不过是面对某些事实而已。

现在我要谈谈法国所实行的宪法原则。 法国政府在科摩罗四岛举办公民投票时，就诚恳地希望依照投票的一般结果来做。 我所说的政府是包括所有的行政部门，当然从共和国总统开始，然后到首相，内阁各部部长，直到整个行政体系，就联合国而言，其中包括我本人，你的谦逊的公仆在内。 他们都尽他们所知来解释这个局势。他们表示了他们的意向。 这些意向，正如我昨天所说的，并不是而且也从不可能是一些承诺。

法国政府无意要分裂群岛上的居民。 马约特人依照他们自己表示的意愿，以三分之二多数票决，造成这种分裂，他们不愿参加到其他诸岛的居民中去，而愿意仍旧做法国人。 关于造成这种态度的原因，我们不应该将它们归之于法国政府方面玩弄了任何所谓的阴谋鬼计，因为它并不愿意有这种分歧，而应该归之于在该地区建立法国权力机构以前早已存在的马约特人本身的特性。

法国国会所能做的是，根据法国政府推动的自决进程，在科摩罗进行的征询民意中整理出一些适当的结论。 每当遇到有关改变法国领土组成方面的事，则只有法国国会具有最高的宪法权力。 关于这点，最清楚的莫过于在这方面授予国会决策权力的规定了。 这项规定载于法国宪法第五十三条，我觉得可以在这里把它念

出来：

“举凡和平条约，贸易条约，有关国际组织的条约或协定，以及举凡涉及国国家金融，修改法律的规定，与个人地位有关和涉及领土的割让、交换或增加的条约或协定除非依据法律，均不得加以批准或核可。 它们于批准或核可后生效。 领土的割让、交换、增加、如未经有关人民同意则无效”。

显然，在这方面所有的解释都同意的这个宪法案文中关于条约的绝对规定，对同一范围内的任何单边程序，在这里也就是说，对有关自决的公民投票结果，无疑地更加适用。 其实，该项规定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也许可以在一些民主国家的宪法和宪法惯例中找到这种规定，在座的可能就有这些国家的代表。 我可以指出的是，一九四二年的意大利宪法第八十条就和我国宪法的第五十三条非常接近。

主席先生，根据贵国实施了两百年的宪法，其中的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只有美国国会才能同意撤出或割让一块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而美国总统则必需将所有的条约提交国会批准，我这样说，相信你不会不赞同的。

英国虽然是不成文宪法，它的宪法惯例还是和我们的宪法很相似，由于不很熟悉，我就不再提其它安理会理事国的宪法了。 但是我记得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九二四年的盟约，其中第一条第B款明确规定，只有该联盟的最高机构，尤其是立法机构，才有权力变更联盟的国界。 一般而言，我认为，领土的增加和割让一样，在苏联都必需得到相当于法国的议会机构的批准。

由于上述那些考虑，几位在座的代表无法在他们国家的领土方面做出任何法律上的承诺。 因此，正如我昨天所说的，关于这件事，几位发言人所提到的法国的声明，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永远只是一些意向声明，它们同我们每天听到的各国政府或它们在联合国的代表所作的那些意向声明一样。 如果说这些意向声明是别具用心或甚至有些还在搞阴谋鬼计，那是一种不诚实的说法。 这些声明是行政部门在其经宪法条款明定的权力范围内本着善意发表的，这些宪法条款刊印于此，

任何人都可引用。

正如某些人觉得应该指出的是，根本没有荣誉不荣誉或尊严不尊严的问题，只有有一个宪法问题。 如果我们把在本机构所作的一切官方声明都按最严格的法律意义当做承诺，我相信我们大家马上就会变得哑口无言，或陷入无谓的争执。

请容许我现在谈谈今天下午辩论中听到的两三个发言。 几内亚代表说法国军舰出现在科摩罗地区。 我要尽可能强力地否认这件事。印度洋上有一支法国海军舰队，平日从红海巡航到克尔盖伦群岛。 这支海军舰队过去在印度洋上至少已有二十年了。正如这些船舰不会威胁该地区的其它国家一样，它们也不会威胁科摩罗共和国，同时，这些船舰正象经常在该地区巡航的其他国家远为庞大的舰队一样，并不对科摩罗共和国构成威胁。

我还要再讲一点，在马约特，当地有三万六千居民，而法国军事人员，同三万六千居民相较，总共不到二百四十人。 这二百四十人驻扎在该岛唯一的军事设施上，其所占总面积不到半公顷，其中实际上只有一些租用建筑物和设备。 法国在科摩罗岛上没有任何军事性的空中或地面设备。数十年来法国在那里一直未曾建立过军事基地，现在也的确无意这样做。

今天会议开始时科摩罗共和国代表谈到在马约特的法国当局下令进行人口迁移移和所谓的递解出境。 在这方面，我要说的是，法国政府一当知悉来自其它岛屿的科摩罗人要离开马约特岛时，就立即进行了一次法律调查。 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离开的人数只有数百名，而非人们所说的数千名。 他们之中，大多数是最近受到科摩罗政府委员会主席的鼓励而到马约特定居的。 他们多半来自昂儒昂岛。他们自由地选择加入了科摩罗国。不言而喻，法国地方当局曾受到指示，要特别审慎地确保不对马约特的科摩罗人加施任何压力，来鼓励他们移居国外。 同样不言而喻的，这些地方当局根本无法阻拦马约特居民的迁移自由。

最后，有些发言人谈判接纳科摩罗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谈到安理会和大会在这方面通过的一些决议。 法国并未反对这些决议。 他们由此推断说法国已经按科

摩罗所主张的领土组成默认了科摩罗国。 那两次投票，法国都很小心地没有参加。我想这也是法国第一次这样做。 我们并不希望阻止一个我们说过正在走向独立，而且是在我们帮助下正走向独立的国家进入联合国。 如果我们投反对票，显然是阻止这个国家进入联合国的。 我们不愿意剥夺一个年青国家得到国际组织支持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机会。 我们曾要求我们的朋友投票赞成接纳这个国家。

我们未参加投票，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科摩罗申请入会资格的一些方面还有某些保留，我们所保留的就是科摩罗的领土组成。 我要再度重申，法国不承认该领土所界定的和科摩罗参加联合国时通过的决议中所界定的那种科摩罗群岛的领土组成。

帕基先生（贝宁）：法国代表在开始发言的时候不巧我不在会议厅里，但是我还能够领会他的大部份辩论，在这个辩讨里似乎还缺少了什么；在法国代表一连串的论点中有脱节的地方。

他慎重其事地强调了法国议会的地位。 现在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法国政府是否有权不经过法国国民议会的授权就在法国领土内举办公民投票。 如果法国政府有这种权利，我真的看不出来为什么今天人们仍然以国民议会的反对作为借口。 但是如果法国政府没有这个权利，国民议会应当在举行公民投票之前就有所决定。

提到这一点之后，他又告诉我们说法国并不要保留科摩罗群岛的任何部份。我们想要指出即使是从最后达到独立的过程情况来看也无法使人抱有这种信心。 这个国家的独立以及进入联合国完全是因为法国虽然没有投票赞成这个决议。 仍然受到联合国各决议的约束，法国接受科摩罗应以不可分割的四岛组成的整体加入本组织的事实使法国受到约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了解法国想向我们证明它要真心诚意地进行这个计划所持的论点。

法国代表引了一位著名的拉丁美洲法理学家所说的话，大意是说法律的考虑不能够妨害自决法的实施。 很好，但是今天法国和马约特之间有什么法律联系？

法国代表说科摩罗并不构成一个整体。 就过去受法国统治的领土来讲，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就是找出有那些今天已成本组织会员国的国家在法国开始殖民的时候就有目前的疆界。 因为，如果我们对眼前的这个情况认为领土并没有统一，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任何其他国家的领土也没有统一。 法国为了方便起见把该群岛重新组合，那么同样为了方便的理由它没有理由不可以把科摩罗当作一个整体。 这就是我们不同意法国代表团的地方。 我们愿意听到这样的话，例如法国政府有权在科摩罗举办公民投票，但又说公民投票将从全面来衡量，不须经过法国国民议会授权。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我要答复贝宁代表。 当然法国政府不能够不根据法律就举办公民投票。 我经常提到，法国的行政机构须受立法的限制，举办公民投票就必须有法律。 授权安排公民投票的是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法律。 这项授权公民投票的法律明确地规定投票程序将由议会确定，根据宪法议会必须就征询民意后的行动作出决定。 我们从来没有隐瞒这一点。 法国代表在第二十九届大会第四委员会上说明了这一点。

帕基先生（贝宁）如果我正确地了解法国代表所说的，那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是海盗法。 你们怎么可以通过一项法律在一个被认为是整体的国家举办公民投票，并且说你们保留解释公民投票结果的权利，而同时又说过将从全面情况来衡量公民投票的结果?

我真看不出他们为什么还要想别的办法，进一步在国际舆论之前混淆视听。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在一九七四年第二十九届会议提到这一点的时候，贝宁代表一定不在第四委员会，他当然也不详细知道法国议会所通过的法律。 令我奇怪的是当这项法律适用于法国领土的时候他却可以说是“海盗法”。 法国议会有权为法国领土制订立法，而无须提及“海盗”。 这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还可以用到针对一国领土的立法上。

我重复说一次，法律阐明投票程序，这就是指举行投票的方式，法律并且规定议会要对征询民意后采取何种行动作出决定。 议会在那个时候对科摩罗领土的统一没有作出任何承诺。 它对征询民意以后的行动保留决定的权利。 因此，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议会通过的立场同一九七五年六月议会采取的决定之间没有什么矛盾。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我只是要提出有意思的一点，法国代表就法国政府对领土前途的立场发表声明的时候我是在第四委员会的。 昨天我在发言中也提到这一点。 我当时向法国政府指出科摩罗领土要保留多重地位这一点

是不可思议的，科摩罗应保留它在殖民时代的疆界。

听到法国代表现在所说的，我更加感到不安，因为这似乎就是我们的法国同事在一九七四年八月第四委员会所说的；但是法国国民议会在那时已经计划了将要在科摩罗举行的公民投票的形式。 既然如此，当然法国政府具有一定的意向。我们昨天在争论“意向”和“承诺”这两个字；所以我不再谈及这一方面以便减少行使答辩权的次数。

但是看起来法国政府在作出那项发言的时候，我们把该发言当作一种承诺，因为我昨天说过法国政府作为管理国，对本组织应有若干责任，但是它以管理国的身份庄严地向联合国承担或表示这个意向的时候，它已经得到了国民议会的同意，至少是关于会有一项公民投票这一点上。

坦白的说，如果在那个时候它们有理由怀疑情形不会如此，那么为什么让科摩罗人民一直受这种愚弄？ 因为我相信假如科摩罗人民在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公民投票的动机仍然是大有问题的，当然他们不会为某些未来结果尚有不同解释的问题白费他们的精力和资源。

我必须非常谦卑地说，法国代表越加解释他的立场，我越来越相信法国就这个问题的立场是自相矛盾的。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我不想延长这个辩论。 我很遗憾我不能够说服我的同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萨利姆大使。 我已经多次告诉他，并且我在这里说过，法国行政方面的意向是相当清楚的。 议会投票决定的法律、绝不是反对科摩罗成为独立整体的这一想法。 但是议会在征询民意之后决定根据各岛人民投票的情形，解释此种征询民意的结果。 因此我们有目前这种情况。

我不认为有需要再进一步谈这个问题。

主席：这次会议名单上的发言人都发过言了，我建议安理会下次关于这个项目的会议在明天下午三点钟举行。 大家同不同意？ 既然同意，就这么决定。

在会议结束之前，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刚才获悉安理会某些理事国要参加为我们面前有关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我了解这份文本已交给秘书处不久便可分送给各理事国。

会议于下午六点四十五分结束